

者流出禮儀古者名位不同然其正名實不可不
 察也道家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師古澹
 字也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
 之要師古千活反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
 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師古千高反
 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
 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佚與逸同至於大道
 之要去健羨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
 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鑰鍵嚴君平曰折關破
 捷使姦者自止服說是也師古曰嚴君平曰折關破
 皆然今書本字黜聰明晉灼曰嚴君平曰折關破
 倚依太素也師古黜廢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
 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師古蚤欲與天地長
 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
 有教令張晏曰八位中卦位也各有禁謂月令也曰
 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師古曰弗
 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
 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師古曰故曰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
 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
 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師古曰屋蓋曰茨
 採柞木也茨音疾茲飯土簋獸土刑師古曰屋蓋曰茨
 反探音采也又音菜飯土簋獸土刑師古曰屋蓋曰茨
 飯音扶謂燒土為之獸凡器也糲梁之食粗米也糲
 也宋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辣師古曰食飯藜藿之
 羹師古藜草似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
 蓬師也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

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宋祁曰越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師古曰給亦足也入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扶問曰分各家苛察繳繞如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公鳥反使人不得反其意剗決於名時失人情師古曰音章免反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音灼交互明名責實也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師古曰無爲者守靜一也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師古曰在無成執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師古曰興起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師古曰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師古曰元氣之貌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師古曰凡人所生者神也○宋祁曰浙本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

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皆言太史公既掌天官

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

同州秦州龍門縣北而河從其西則下流耕牧河山之陽古師

山南也北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

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

諸侯之計因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此會

傳如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零陵入江北涉汶泗汶水出兩

志名音問地理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

也音反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

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師古曰笮還報命是歲天子

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陽也張晏曰周南洛

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

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

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

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

也夫命也夫子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

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

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師古曰此孔子

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師古

讀曰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師古

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

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

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

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

令紬史記石室金縢之書文如淳曰紬徹書故事而

曹綰與國同音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此歲非也

時武帝初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

於明堂諸神受記張晏曰以元朔改立明堂朝諸侯

故改建於明堂孟康曰明堂班固注月之政屬紀四時

古史遷因是矣師古曰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

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

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

乎小子何敢攘焉師古曰攘古讓字言當已述成先

也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

余聞之董生仲舒曰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

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

百四十二年之中師古曰是非以爲天下儀表貶諸

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師古曰時諸侯僭大

治也詩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

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

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

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以變化之道為

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

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曆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讀曰召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景帝子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師古曰孫子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

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蒼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傅靳蒯成侯列傳第三十八師古曰酈成侯周繇也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敖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縢玉板圖籍散亂如淳曰漢書文書也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師古曰彬彬音居竟反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

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師古曰纂讀與撰同曰於戲師古曰於音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鳴虛今字或作烏呼有義皆同耳而俗之讀者隨字而別又曲爲解釋云有古詩美惡之殊是不可不通其大指也義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師古曰欽敬也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也作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車曰此說非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輻輔弼股肱之臣咸歸車轍若文武之臣尊輔北辰也師古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己失時師古曰倣儻大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稭謂藝下宋祁曰趙本補字下有開藝字懷樸李奇曰藝六藝也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師古曰其副藏於山者備亡失以俟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其副藏於山者備亡失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師古曰其副藏於山者備亡失自以此以後班氏自傳語耳師古曰其副藏於山者備亡失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師古曰其副藏於山者備亡失張晏曰還沒之後上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曰先者生補缺作武帝紀曰序曰世家無策列傳元成之間諸先生補缺作武帝紀曰序曰世家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當時有劉奉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故人也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淳如

任安字卿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
 意氣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至誠也音懇懇望僕不相師用師古曰望
 也而流俗人之言師古曰音懇懇望僕不相師用師古曰望
 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字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爲音誰聽之孰令聽之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志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絃期終身不復鼓琴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士爲知己用女爲說己容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珠也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自點耳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武帝又迫賤事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孟所供職也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千曰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同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欲使其不測謂深也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雅時從上在簿迫也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可諱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左右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恨曰謂見報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本報也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聚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師古曰罷驚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

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宋祁曰：漸本故禍
莫憚於欲利○師古曰：憚亦痛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
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詬，詬也刑餘之人無所
比數非一世也○本無世字越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
與雍渠載孔子適陳人也靈公近之商鞅因景監見
趙良寒心○應劭曰：景監，秦嬖人也自古而取之夫中材之人事關
於宦豎○宋祁曰：有字莫不傷氣況怏慨之士乎○師古曰：怏，怏也
傷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古師
子之言侍從天所以自惟○師古曰：上之不能納忠效信
效致也○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
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嚴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
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師古曰：舉拔也拔取下之
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
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
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
石故曰下大夫○師古曰：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
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師古曰：闕茸，闕也
是非○師古曰：下也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宋祁曰：越本尚
差辱也○公語多重復尚何言哉○宋祁曰：越本尚
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高遠不羈
言無此者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
周衛之中○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僕以為戴盆何

以望天○金事不可預載益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
木論造書也○言營職務耳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
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
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趣，所趨也未嘗銜酒
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
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常思
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師古曰：徇，徇也其素所畜積也
讀曰蓄○音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
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
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臣贊曰：媒，謂違合
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
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李奇曰：挑，音挑反誅師
高故云然○劉奉世曰：匈奴乘高奴南下北方地與單
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師古曰：匈奴乘高奴南下北方地與單
死扶傷不給○師古曰：匈奴乘高奴南下北方地與單
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匈奴乘高奴南下北方地與單
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
李陵壹呼勞軍○師古曰：匈奴乘高奴南下北方地與單
泣張空拳○師古曰：匈奴乘高奴南下北方地與單
漢古類字類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盤等曰沫音類李奇
謂矣○音莫風指不當言○張陵時失盡故張弩之空弓
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
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師古曰：聊

處皆能勉勵也○宋僕雖怯更欲苟活師古曰更音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絀之辱哉反人
師古曰湛音力沈思音力追反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雄方音揚
謂之臧女而婢女謂之獲婢燕之北郊民而婢婢謂之臧女而婢女謂之獲婢
古曰應說是也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
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
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
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
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宋
丘明左丘當作左孫子贗脚兵法脩列與文類曰孫子
古曰贗音所斷足師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
論六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憤韓子曰說難篇名詩三百篇
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師古曰丁禮反此人皆意
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人
志也及如左丘明無目宋無明字越孫子斷足見胡終不
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見胡電
反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
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稽古也凡百三十
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
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
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師古
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
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上流
多謗議宋本越本並作下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
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
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賜一日而九回居則忽

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每念斯恥
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
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
惑師古曰湛今少卿適教以推賢進士無適與僕之
私指謬乎師古曰今雖欲自彫琢師古曰彫琢曼辭以
自解師古曰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師古
適也要之死日然後是非適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
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
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
應劭曰以遷世為史官通於古今也李奇
曰史通國子爵也宋祁曰越本無至字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
纂之師古曰纂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
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
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
本事以為之傳師古曰傳以字上同是字宋祁又纂異同
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
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服虔曰關東
當云宋祁曰注文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
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
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
矣至於采經撫傳師古曰撫拾分散數家之事甚多
疏略或有抵牾抵牾師古曰牾相支拄不安也師古
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
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師古曰繆論大
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
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

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
 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閭里之鄙言也師古曰
劉說是也其文直其事核堅實也不虛美不隱善
 故謂之實錄其錄事實言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
 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
任安書自陳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師古曰
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夫唯大雅既明且
其詩曰妻兮非兮成是貝錦是也尹吉甫作烝民之詩以
 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作烝民之詩以
列明且哲以保其身然

前漢書卷六十二

前漢書卷六十二考證
 司馬遷傳晉中軍隨會葬魏注師古曰未詳遷之所
 說○臣召南按奔魏史記作奔秦是也漢書本誤
 作魏耳又按隨會奔秦時未為中軍將也史文以
 後官冠其名
 錯孫斬○斬史記作斬又昌生毋擇史記作無澤
 神形蚤衰○蚤衰史記作騷動又因物與舍史記作
 因物與合
 遷生龍門注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
 縣北云云○臣召南按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故
 少梁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即遷所生之
 地師古注所云其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者也龍
 門一山跨河故注先言東岸耳秦州應作秦州唐
 武德元年於隋汾陰縣置秦州二年徙治龍門此
 龍門縣在漢為河東皮氏縣地與夏陽隔河相望
 今日河津縣非遷所生地也
 還報之曰少卿足下○文選起句作太史公牛馬走
 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此篇字句與文選多異
 助語辭亦多不同今但依漢書各本校正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臣召南按文選
 作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倒用字於而
 字下甚順
 俱居門下○文選注云謂同為侍中官
 不韋還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臣召南
 按呂覽為不韋相秦日著故能懸之市門即韓非
 書亦在遊秦之前也此書大意言二人身雖遭難
 其所著作已傳當世耳下文為自己發憤著書比
 劍故專引孫臏邱明
 且負下未易居○文選作負累之下未易居似較此
 文為明顯

前漢書卷六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獨云子者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

王夫人生齊懷王閔師古曰閔音宏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

厲王胥師古曰胥音暴戾太子無親曰刺刺音來葛反李夫人生昌

邑哀王師古曰哀音博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

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謀師古曰謀求子之使

東方朔枚舉作謀祝師古曰祝辭少壯詔受公羊春秋

長師古曰少壯者言漸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

宮上為立博望苑師古曰博望觀望也使其通賓客從其所好

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

也太子有姬有良娣有孺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

別也師古曰別進者皇孫名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

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師古曰家車行為直道使者入

充馬太子求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

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

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

公主師古曰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師古

音抗又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

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

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師古曰說音讀

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

師古曰辟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太子召問少傅石

德師古曰德懼為師傳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

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

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

充等繫獄師古曰繫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

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師古曰家吏皇后也臣

為師古曰師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上存亡未可知

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素扶蘇事耶師古曰扶蘇

扶蘇而立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

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

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

舍人無且師古曰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

長御倚華師古曰倚華比侍中皇后見經者如淳曰漢儀注長御

字也師古曰字也具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師古曰射士

在也師古曰在也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迺

斬充以狗彘胡巫上林中師古曰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

其情實故以火炙之師古曰炙令毒痛且欲得遂部賓客為將率

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眾

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捕師古曰捕太子出亡而吏追

越本無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師古曰出計壺關

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茂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何

也師古曰也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

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

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

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

君臣不臣父道不父子則國必危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言
也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師古曰瞽叟父也
也言不當其意孝已被謗伯奇放流師古曰伯奇父也
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
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師古曰適嗣適讀古曰
嫡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
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師古曰隸臣下顯而用之
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師古曰蹙六反蹙造飾姦詐羣
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師古曰隔塞不通
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
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師古曰遁逃亡也
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
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青蠅止于藩
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讒言無端也樂悌易也諫
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往者江充讒殺趙
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師古曰宜得罪也
深過太子師古曰深過太子
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
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師古曰號被古曰忘其號
盡仁而遺其身師古曰遺其身
誠不顧鈇鉞之誅師古曰鈇鉞之誅
在匡君安社稷也師古曰匡君安社稷也
豺虎師古曰豺虎
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
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師古曰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
倦師古曰倦
拳解在劉向傳曰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

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名今號
也其地臧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里今在湖東南
也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
其富贍使人呼之師古曰贍足也
自度不得脫師古曰自度不得脫
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
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
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邛侯
為其解救太子也師古曰邛侯名也
邛侯師古曰邛侯
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
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師古曰橫橋上
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
之臺於湖師古曰臺也
存猶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與侯
嗣子尚焉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
安城南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師古曰廣明
名也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并葬湖師古曰湖
則二皇孫也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
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皇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
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師古曰議諡
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
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祭
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師古曰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
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師古曰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

反史夏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
謂父也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諡宜曰
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
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夏娣曰戾夫人置守冢
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閼鄉邪里聚
為戾園師古曰閼守從門中受音許密反閼字本
從戾其後轉訛遂作門中受耳長安白亭東為戾
而郭璞過音汝授反蓋作門中受耳長安白亭東為戾
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
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
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
家以為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
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閼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
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
御史大夫湯師古曰張湯廟立子閼為齊王師古曰張湯
嗚呼小子閼受茲青社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
茅與之師古曰張湯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師古曰張湯
子為王立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
詔師古曰張湯恭言敬聽我詔惟命不于常師古曰張湯
惡則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張湯
則人君子之好德則能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張湯
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曰張湯和之德則能盡爾心師古曰張湯
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師古曰張湯嗚呼保
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師古曰張湯治也與讀曰安也又閼母
王夫人有寵閼尤愛幸立八年薨無子國除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土建爾國家

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師古曰張湯燕鸞氏虐老獸心以姦
巧邊吐師古曰張湯服虔曰燕鸞氏虐老獸心以姦
與粗惡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師古曰張湯朕命將率徂厥罪
徂往也師古曰張湯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師古曰張湯
宋並作三訓降旗奔師師古曰張湯如淳曰昆邪王偃師古曰張湯
域師古曰張湯奉世曰匈奴使從東○劉北州以委師古曰張湯
也師古曰張湯委音他果反是悉爾心毋作怨毋作師古曰張湯
字師古曰張湯從微習張晏曰士不素王其戒之旦壯大就國為人辯
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
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第當立上
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
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為太子
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
肯哭曰璽書封小師古曰張湯少張晏曰文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
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師古曰張湯以問禮儀為各
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師古曰張湯問帝崩所病師古曰張湯
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師古曰張湯
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時
不出臨師古曰張湯音力禁反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
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
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
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師古曰張湯盛多也洋洋言遠
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師古曰張湯斥開也封泰山禪
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師古曰張湯
也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

也太官先置師古曰昭紀云許令人為燕王旦上屬書
耳燕王何以得知此書許人將燕王旦上屬書
又云帝有許遂親信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
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
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
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
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
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
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
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師古
讀曰正謹不可止多故謹謹也大將軍恐出兵陳
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
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
叔今右將軍物故謂死也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
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師古曰屬猶注
飲井水并水泉竭本無泉字越廁中羣出壞大官
竈師古曰胡因反烏鵲鵲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
門也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
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
祠葭水台水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王
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
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憂恐謂廣
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
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
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之
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

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置酒萬
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
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
本字此歌意言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華容夫人起
舞曰髮紛紛兮實渠臣孟康曰實渠音塞溝渠從母求死子
是也其音骨籍籍兮亡居師古曰居音塞溝渠從母求死子
令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師古曰居音塞溝渠
其所見以為歌辭也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
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
殿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師古曰欲自殺左右曰黨
得削國師古曰黨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會
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
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
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
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鄼曹灌攜劍推鋒師古曰
灌嬰等從高皇帝壑蓄除害耘鋤海內師古曰當
此之時頭如蓬葆頭久不理如蓬葆羽葆也師古曰當
服虔曰三字有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過封侯今宗室
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
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師古
之四肢通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
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
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師古曰旦得書以符
璽屬醫工長師古曰屬音塞溝渠從母求死子
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
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諡曰

刺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爲新昌侯賢爲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爲廣陽頃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朱初曰二十九年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爲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劉世字曰古人有言曰

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李奇曰三

代要服不及以正師古曰正政也要荒服之內爲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師古曰言當慈惠於下也

上毋桐好逸毋邇宵人師古曰言無奸逸之徒也輕脫師古曰言無脫也惟法惟則師古曰言無違也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師古曰言無威也

宜戒慎勿令後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師古曰言無扛鼎也江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爲漢嗣

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十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爲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爲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師古曰覬覦也而楚地巫鬼師古曰言其土俗

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詛言也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師古曰言其威也

令胥爲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師古曰言其巫也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言其禱也

先崩也塞音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寢

信女須等師古曰寢也數賜子錢物宣帝即位

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爲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朱初曰

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

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脩姦事發覺繫獄棄市

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張晏曰射水之

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上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

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

訊師古曰訊問也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置之誠實也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

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師古曰

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言其樂也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言其窮也

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爲苦心師古曰言其苦也悲感懷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驚爲樂取

取代庸身自逝得願庸自代也逝合韻音上列後反左